

21. 10



1949—1989

建国 40 周年纪念

建国四十周年

峥 嵘 岁 月

中国共产党威远县委员会党史工委办公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威远分会 合编
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威远分会

一九八九·九

序 言

倪念亲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0周年，威远县委党史工委办公室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威远分会、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军大校史研究会威远分会联合编辑了这本《峥嵘岁月》，作为向这一重大节日的献礼。

这本书的作者，是工作在我县的、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绝大多数现已光荣离休的老同志。他们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南征北战，英勇奋斗，为解放全中国、解放大西南，为威远人民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流血流汗，立下功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保持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繁荣昌盛的新威远，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做出了贡献；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仍继续发挥余热，利用休息时间，以亲身经历，积极撰写革命回忆录，为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充分体现了老同志永不衰竭的进取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要求全党要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峥嵘岁月》一书，都是老同志们的亲身经历，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在当前深入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

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不失为一本颇有价值的辅导材料。

借本书出版之际，谨向老同志及本书编辑同志致以衷心感谢，祝大家身体健康。

一九八九年八月

目 录

序 倪念亲

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

在秦基伟司令员身边工作的日子	季书方(1)
除夕之夜一举歼敌八个据点	雷丕荣(4)
军民抗日游击战	姜玉林(6)
两则小故事	张振乾(10)
回忆过去，看看现在	刘其广(12)
我在羊山战役	从重生(14)
一个老兵的随笔	胡家煌(19)
千里跃进大别山	李玉清(23)
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换来革命胜利	姜玉林(27)
包围双堆集	李森林(29)
忆河北固城一场歼灭战	胡家煌(30)
送还毛驴的故事	张文富(32)
阻敌插马屯	田进义(35)
从豫西到淮海	从重生(39)
老战士抒怀(诗)	李国财(41)
从大上海到“山那边”	何丕武(43)
攻打花园镇的战斗回忆	焦其位(46)
记朝鲜388高地下的一次伏击	田进义(50)

中朝友谊万古长青

- 记志愿军归国的时刻 赵华富(52)
转战江汉，昼夜奔袭 焦其位(55)
太原战役的胜利 于渭川(59)

进军大西南的凯歌

-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从童生(68)
黑暗中找到了党 奚 荣(70)
“招兵买马”在镇江 —— 回忆与联想 何丕武(72)
难忘的1949年 于渭川(77)
南京举行开国盛典大游行 周云飞(83)
行军记实片断 廖心佛(85)
江西龙虎山军大分校忆旧 杨援鸿(86)
向大西南进军 陈鸿业(88)
都匀的解放 毛遇辉(91)
进军西南故事一束 胡慧泉(93)
解放大西南组歌（诗） 朱津源(97)
忆解放大西南（诗） 何其伟(99)
投笔从戎，进军西南 辛文选(100)
进军西南的革命洗礼 马 达(104)

人民新威远的诞生

- 进军西南，接管威远 孙冠生(108)
青山岭，飘动着七朵五彩的云（诗） 史 墓(111)
新到威远第一天 马 达(114)

傅金良烈士事略	史 鉴(116)
匪首，县党部书记长周利群落网记	安廷元(118)
镇抚乡剿匪征粮工作记实	马应照(121)
巧歼顽匪于三县交界处	赵玉山(126)
转业地方前后	蒋宗敏(128)
五十年代保粮管理二三事	贾荣仙(132)
部署剿匪的县委“三月会议”	董钦承(134)
清剿土匪，站稳脚跟	朱津源(136)
威远金融工作从这里开始	马益群(140)
解放初税务工作片断	
——忆黄荆沟税务所	王瑞清(144)
解放初期成都街头宣传记	于渭川(151)
解放初的点滴回忆	缪竟成(154)
威远第一个乡人民政权的诞生	周长立(159)
留在记忆里的威四中	辛文选(167)
威远县土改二三事	马 达(171)
土改时的两首歌	周长立(173)
越高山，过草原，行军五天到理塘	马连藻(175)

歌颂伟大的新长征

伏枥老骥犹争先（诗）	张善东(178)
海峡两岸亲人团聚在金陵	夏自强(180)
喜庆改右	马 达(182)
探亲旅途（诗）	王瑞清(186)
怀念徐锡麟同志	程忠政(187)
老有所乐献余热	廖心佛(191)

《敝帚集残稿》辑录(诗) 何丕武(193)

保存40年的历史资料

二野军大墙报:《开学献辞》 (195)

二野军大校部《给毕业同学家属的一封信》 (196)

新区征粮工作守则 (197)

关于干部在减租工作中的

《八项纪律》(草稿) (198)

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

在秦基伟司令员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李书方

我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参加晋西游击队。下半年，我们游击队到太行山，与太行十一旅合编。当时，我被编到五十五团通讯班，秦基伟同志任我们的旅长和司令员。一九四〇年四月，我被调到司令部警卫连警卫班当警卫员，直到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秦基伟司令员调纵队任职，七年的时间里，我都在司令员身边做警卫工作。

秦基伟司令员指挥有方，作战勇敢，深受指战员爱戴。他常常卷起袖子，跑到前沿，亲自察看地形，指挥部队作战，立过许多战功，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细说了，我想说的，是几件生活琐事。

一、司令员爱兵如子。平时，司令员经常深入到连队看望士兵，检查、了解连队战士的生活、体质、健康和武器弹药情况，特别关心战士们的伙食和身体健康。如果发现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和困难，他就千方百计想法解决。如果发现有战士生病，就详细了解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就叫连里安排好住院治疗；需要营养治疗的就叫连里安排好病号伙食；个别疑难病号和一些重病号，还叫他的医生为其诊治，叫他的

护士为其打针。对我们战士关心备至，照顾周到。记得，上党战役下来，我病了，两腿生疮，肿得吓人，喉上长了脓包，什么也吃不下去，连水也不能进。司令员知道后，亲自到我床前来问：“小鬼，好些了吗？”“好些了，司令员！”我回答。“还有什么问题？”司令员又问，“双腿无力。”我说。“小鬼，好好休息吧。”秦基伟司令员又转身对连长说：“小鬼的伙食要单独安排好，尽量让他早点恢复。”说完之后，又安慰了我一番，才走了。我心里十分感动，我知道，战争年代，战事活动多，首长十分繁忙，还在百忙中抽时间来看望我，对我的生活和病情进行详细了解和安排，怎不叫人感动呢？到了中午，值班警卫员送来了饭菜，对我说：“这是炊事班给司令员准备的饭菜，首长没有吃，叫我给你送来。”我坚决地说：“不行，首长是什么呢？你快送回去吧！”“首长已经和战士们一块吃大锅饭去了，我怎么能送回去呢？你快吃吧。”推辞不了，我只好吃了。

司令员平时对每一个重要任务，都亲自点名指派。任务完成后，就命令你睡三天，并吩咐主管领导，给予照顾休养。指战员们都对司令员爱兵如子。

二、司令员对部下要求严格。司令员遇事认真，实事求是，作风严谨，是大家的共同感受。记得有一次，为了扒掉敌人的一个据点，司令员派人去侦察敌情，搞清敌人实际人数，武器装备，以证实从地下党和当地民兵那里得到的敌情数据。侦察员回来向司令员报告说：“敌人的重机枪大概有两挺，轻机枪可能有三挺，人员大概不到一个连的兵力。”司令员听了，严肃地对他说：“啥子大概、可能罗，一个侦察员应搞到真实、准确的情况和数据，我们才有把握去解决

这个地点，如果瞎碰乱撞，是要吃败仗的。好了，你今晚出发，重新去侦察，明天早晨把情况告诉我，情况要准确。”接着，司令员又具体指点侦察的方法，然后叫他去。这位侦察员按照司令员的吩咐，果然把准确的数据和情况搞回来了，司令员根据核实以后的敌情，立即布置，迅速扒掉了敌人的据点。

三、司令员和我们同甘共苦。记得当时的生活条件很差，司令员的工作十分辛苦，常常熬夜。但司令员艰苦朴素，不搞特殊化。平时，司令员吃的东西，最好的就是面条。吃饭前，司令员总习惯于先到我们警卫班看看，一旦发现我们吃的和他吃的不一样，等我们把饭菜送进去，司令员就把我们叫住，不许我们走，命令我们和司令员、政委一起吃。我们如果不吃，司令员就要生气，说：“你们怎么不吃？白天工作都很辛苦，晚上还要站岗，来，和我们一起吃，不吃是不行的。”每遇上这种情况，政委就要过来帮腔：“司令员叫你们吃，就过来一起吃吧。”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过去，和司令员、政委一起吃。司令员见我们有些不好意思，就故意说些笑话，逗得大家直乐，气氛很热闹，我们也就不再拘束了。

记得一次战役，司令员一连熬了几个通宵，极度疲劳，身子也有些虚弱。炊事班就打了鸡蛋在面条里。司令员见了，不但不吃，还批评炊事班长说：“谁叫你们为我搞特殊？不要这么搞。”说完，叫我们将面条拿到炊事班，叫炊事班吃，炊事班怎么也不吃。司令员又叫我们警卫班把它吃了。我们只好遵令吃司令员的面条，司令员就吃一般的面条。

一九四二年夏天，我们部队在山西太行山开荒，部队三个月不发钱粮，靠自力更生。司令员和我们一起，拿着锄头去开荒。活路干完之后，司令员就和我们一块去挖野菜，挖好两斤以后，拿回来洗干净，和着老百姓送来的包谷面，煮成糊糊，同我们一起坐成团，吃得挺香，挺有味儿。

我在秦基伟司令员身边工作了七年，虽然离开司令员已经有四十二个年头了，但司令员严谨的作风，艰苦朴素，和我们同甘共苦的精神，以及司令员对我们士兵所给予的爱，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不会忘记。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

除夕之夜一举歼敌八个据点

——抗日战争时期扩大豫东根据地的战斗片断纪实

雷丕荣

一九四三年年底到一九四四年，河南大片地区被日军侵占，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八路军、新四军遵照党中央关于开辟河南、控制中原战略要地的指示，自七月起先后向河南敌后进军。恢复和扩大了新黄河以东以睢县、杞县、太康为中心的水东根据地；并开辟了新黄河以西以扶沟、商水为中心的水西根据地，在十四个县建立抗日政权，扩大了豫东根据地，为抗日胜利创造了条件。

我当时是新四军三十团二营三连班长，具体任务是事务长工作，当然，也亲身参与了很多战斗。这里仅是在多次战斗中，回忆的一个片断，就是一九四五年除夕一举歼败

八个据点，全团指战员欢度春节这件史实。

日顽军这八个据点，所在地分别在叶寨、彭庙、叶岗等八个乡镇，各据点之间，相距远的三十里，近的五里，如攻其一处则其余各处，瞬息之间呼应即至。因此，在战术上必须是全面出击，同一时间内一举歼灭。

说到打击日顽军，还先得说说铁杆汉奸张连凤。此人原是豫东一霸，鱼肉乡民无恶不作，如抢人妻女为妾，本人年已七十岁，年青的妻妾就有六个，最使乡民切齿的是，他与族叔绰号张杀泼谋财害命所施酷刑，名为“五牛分尸”使人惨不忍睹，虽然民愤大，老百姓恨他、怕他，但奈何不得。当地流传两句话：“出拓城西南看，四里半地阎王殿”（拓城即张的老家）老百姓都盼着新四军为他们出这口气。

张连凤早年留洋日本。豫东沦陷后，日本人就封他为“招讨使”，实际上集日、蒋、汪权力于一身，在豫东地区指挥日顽军与新四军、八路军为敌。他总的兵力有六个团，每个团1000余人，我们这里说要攻击的八个据点，总计有一个团的兵力。

新四军三十团2000余人，与一二〇团1500余人，奉命要在除夕完成全歼八个据点与一个总指挥部的战斗任务。当时，我军两个团分工是，三十团打敌外围八个据点，一二〇团直捣敌总指挥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同时行动全歼敌人。特别指出，敌总指挥部是日顽军总司令部配合蒋、汪攻击我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全歼后对豫东全局敌我形势的变化，有着重大意义。还强调叶寨总指挥部的头目张歪头是伪县长，铁杆汉奸，又与张连风有密切关系，是一方罪魁，力求活捉。

部队经过战斗动员后，群情激昂。战士们说，一年来都是打“穿插”，打扰敌人，现在，该给它来个全歼战了。战士与指挥员的心情一样，因为这次战斗从人数来讲，我四倍于敌，又有地下保长传递可靠消息，更主要的是党在群众中结成的军民鱼水情谊和血肉关系，所以说这场战斗的胜利是有把握的。战士们一个个信心倍增，等待着一声令下。

除夕天黑，战斗打响，敌虽有警戒，未估计到我军以四倍兵力对八个据点布置好了包围圈，而且同一时间发动进攻。一刹那，枪声、炮声、嘶杀声、喊话声从据点周围的四面八方腾空而起，当这些日顽军在酒醉饭饱清醒过来时，已手足无措，乱作一团，从而，战斗很快地结束。我所在的连队无一人伤亡，敌人就这样乖乖地投降了。一二〇团也传来捷报，活捉了铁杆汉奸张歪头。

这次全歼敌人的胜利，给日顽军与张连凤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更进一步地支援新四军、八路军的对敌斗争。我军缴获大量的枪炮子弹与其他辎重物品，装备了自己，壮大了自己。战士们高兴地说，敌人留下枪炮子弹还不算，贡献鸡鸭鱼肉过新年。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六日

军 民 抗 日 游 击 战

姜玉林

我今年已经七十六岁了，对过去的战争生活已记不完整了，只能回忆出一些断断续续的生活片断。

我记得是一九四二年五月间，参加冀鲁豫游击队，当时，我们的队长是郭长云同志。那时的生活和斗争都很艰苦，没有吃的，没有枪支，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找搞地下工作的人临时筹备一点吃的。然后悄悄住在老百姓的家里，睡地板，没有被子盖。一九四三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日本鬼子正开始大扫荡，我们的任务是破坏敌人的行动计划。敌人早晨九点出发，下午六点就回城了。我们呢，白天住在老百姓院子里，帮助老百姓打扫院子，收割庄稼，种田种地，挑水劈柴。老百姓就为我们放哨，敌人一来，我们就走了。晚上，我们就出去扒铁轨，剪电线；破坏敌人的交通。如果没有出去的任务，就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文化。那个时候，没有纸，没有笔，也没有钱，就用一根小棍棍在地上写字。老婆婆们就为我们缝补衣服。生活虽然艰苦，环境虽然恶劣，但老百姓和我们心连心，给予了我们许多支持和帮助。

记得是一九四三年上半年的一个晚上，天很黑，还刮着大风，我们打算到东西头村，去端敌人保安队的窝。我们三十多个人全体出发，每人带一、二枚自制手榴弹，摸到东西头村保安队。我们借着夜色的掩护迅速翻上围墙。由于风大，敌人听不见，我们很快跳进围墙，接近了敌人的屋子，将手榴弹扔进去，顷刻之间，敌人保安队的二、三十人被我们的自制手榴弹炸死。我们获得了三十多支枪，几百发子弹，五十几枚手榴弹。有了武器，大家更来劲了，连续端了几个汉奸队，到下半年，就发展成了县大队，有三百多人，每人都有枪，还有三、四挺轻机枪，每人都有几发子弹了。

到一九四四年，我们一方面牵制敌人，另一方面开荒、

种粮、种棉。收割以后，全交给当地老百姓，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没有后方。那时，由于地面潮湿，睡了地板以后，我生了疥疮，没有药物治疗，我就用火药和硫黄在身上搓，然后用火烤，再用热水洗一洗，慢慢就好了。老百姓见我们自己这么苦，遇到困难从不找他们的麻烦，还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种的粮食棉花又全部交给他们，使他们很感动，对我们部队更加关心、更心爱护。记得，我们住的那家老乡，是一个孤老婆婆，她对我们就象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她常悄悄把鸡蛋煮在包谷糊糊里，让我们吃。一有空，就为我们洗衣做鞋。晚上，我们去执行任务，她就在家里热好水，等我们回来洗。一次，我们指导员被敌人逮住，关在城里，她和群众知道后，忙写信正告敌人：“若把这个人杀了，非找你们算帐不可。”敌人不敢动手，直到我们打下县城，把指导员救出来。打高塘的时候，我们班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没打仗的时候，我们就帮助他收割、打场。等我们休息时，这位老乡就把炸好的油条送来，硬叫我们吃。群众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记得那时候，一有战斗，群众就自发组织起来，用担架把我们的伤员转移到后方医院。后方根据地的群众，就用车子往前方送粮。战斗一打完，群众就给我们送鸡蛋，送鞋子来进行慰问。离开了老百姓，我们就会感到寸步难行。所以，我们十分注意珍惜群众的感情，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群众秋毫不犯，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每打下一个地方，我们游击队就走了，然后由所建的地方政府，把粮食、土地全都分给当地老百姓。老百姓见我们流血，他们得利，十分感激共产党，自觉把我们部队的事情看成是他们

自己的事情，只要共产党说一句话，老百姓就尽力去办，因为他们亲眼所见，我们每打一仗，都要付出很大的牺牲。

的确，那个时候，我们的仗打得很艰苦。记得，我们打羊山集，打了一个多月才打下来，牺牲量也很大。由于羊山镇两面靠河，一面靠山，地势险要，象一头坐西北、面东南、昂首蟠卧的大公羊，易守难攻，我们的炮弹又少，所以，四旅、五旅首攻失利，伤亡很大，没有打下来。后来调整攻势，又发现了敌人的炮弹库房，把敌人炮弹拿过来，才攻下山头，掌握了攻击街道的主动权。当时，天气炎热，我们吃饭、睡觉都在尸体旁边，血腥味道很大。平时作战，每攻一个城，我们都要付出很大代价。城墙虽然是土墙，但墙外是水沟，水沟外边是电网，进出城有吊桥。我们攻城，就是突击队拿着有轮子的梯子，往城墙上一搭，突击队员每人拿个装有手榴弹的提篮子往梯子上爬，敌人或用刺刀挑，或用枪打，或把我们的梯子掀翻。我们的突击队员则是前仆后继。往往攻一个城，就要死很多人。特别是打日本的时候，敌人有大炮，有飞机，我们只有步枪，只有手榴弹，只有靠人去堆。每一个胜利都是用许多人的生命去换来的。我们当时的战友，基本上都牺牲了。

1989.5.26